

鲁迅著作解读文库·李文儒主编

走进鲁迅世界

· 杂文卷 ·

李文儒 编著



民
族
魂



走进鲁迅世界

· 杂文卷 ·

李文儒 编著

序言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產生，比之以前，也更多了。這是不久以前，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學生林

補。這人，卻向美，前，第三種人。杜鵑，收，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學生林

這人也多忙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鲁迅世界. 杂文卷/鲁迅著; 李文儒编著. —2
版.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0. 8

(鲁迅著作解读文库/李文儒主编)

ISBN 7-5639-0427-1

I. 走... II. ①鲁... ②李... III. ①鲁迅杂文-作
品集②鲁迅杂文-文学研究 IV. 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777 号

走进鲁迅世界

鲁迅著作解读文库·杂文卷

李文儒 编著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徐水宏远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7 月第 2 版 第 3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387 千字

印数: 16001~20000 册

ISBN 7-5639-0427-1/G·209

定价: 20.00 元

代 前 言

鲁迅曾引叔本华的话评估伟人：“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估定以文字，以思想，以精神泽被后世的文化伟人更是如此。

鲁迅离开这个世界已 60 多年了。自从他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以来，其影响力从未消失过或减弱过。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的现代社会，在充分的文化比较文化选择的大环境中，关心国家前途与人民命运的有识之士看来看去，比来比去，发现还是鲁迅深刻，还是鲁迅的作品耐读。

作这样的猜想大概并不为过——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无论历史的文化筛选多么苛刻，即便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只保留一个人的位置，站立在这个位置上的也只能是鲁迅。

经典文化的品格在于经得起历史老人的淘汰与时间之流的冲刷，经典文化的意义在于对民族的成长；人类的文明产生永久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作为中华民族 20 世纪的文化伟人，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人格、思想、精神，主要通过他的永不磨灭的文字传达给后来者。

对于鲁迅的作品，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者并不陌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占第一位的是鲁迅。然而，

在博大精深的鲁迅面前，课本中的了解仅仅是入门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渴望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鲁迅。

由于鲁迅的深刻，由于鲁迅艺术个性的鲜明，由于鲁迅文体的独创，要真正走进鲁迅的世界并不容易。为了满足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对经典文化的普及要求，特组织多年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分析时代的文化特征及阅读接受心理与方式的变化发展，探索将鲁迅研究成果向普及方面转化的新方式，编撰了这套《走进鲁迅世界——鲁迅著作解读文库》。

本文库分小说卷、杂文卷、散文卷、诗歌卷、书信卷，包容了鲁迅著作的主要方面。编撰者吸收多年来鲁迅研究成果，依了自己的眼力心力，从文体的意义上精选鲁迅作品，按内容分类编排。每卷分别有总论，分论，作品选，注释，解读。以杂文卷为例：从鲁迅 800 多篇杂文中精选 84 篇，分为“人生品味”、“人际探寻”、“世相漫议”、“国民性剖析”、“历史评说”、“社会批评”、“文艺透视”七部分。卷首有关于鲁迅杂文的总论，每一部分前有分论，接下来是鲁迅的范文，及解决阅读障碍的注释与启发读者理解与思考范文的解读文字。五卷体例统一，以此形成系统性整体，尽量为读者提供既便于宏观把握鲁迅世界，又便于微观深入鲁迅世界的新颖实用的读本。

本文库的编撰，得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社的大力协助；鲁迅作品的注释，主要参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81 年版）的注释，一并致谢。

李文儒

目 录

鲁迅的杂文	(1)
杂文选编 (一)	(9)
人生品味	(11)
随感录二十五	(16)
随感录四十	(20)
随感录四十一	(24)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28)
娜拉走后怎样	(41)
未有天才之前	(50)
青年必读书	(55)
导师	(59)
读书杂谈	(63)
论秦理斋夫人事	(71)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75)
杂文选编 (二)	(81)
人际探寻	(83)
随感录四十九	(90)

论雷峰塔的倒掉	(93)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97)
一点比喻	(109)
论“第三种人”	(113)
上海的儿童	(120)
男人的进化	(123)
北人与南人	(127)
论“人言可畏”	(131)
再论“文人相轻”	(136)
名人和名言	(140)
杂文选编 (三)	(147)
世相漫议	(149)
牺牲谟	(155)
论“他妈的!”	(161)
文学上的折扣	(167)
二丑艺术	(170)
“吃白相饭”	(173)
谚语	(176)
爬和撞	(180)
帮闲法发隐	(183)
上海的少女	(186)
青年与老子	(189)
世故三昧	(192)
捣鬼心传	(197)
朋友	(201)
一思而行	(203)

杂文选编（四）	（ 207 ）
国民性剖析	（ 209 ）
随感录三十八	（ 216 ）
随感录四十八	（ 221 ）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 224 ）
看镜有感	（ 230 ）
杂忆	（ 236 ）
补白	（ 239 ）
论睁了眼看	（ 243 ）
送灶日漫笔	（ 250 ）
马上支日记	（ 255 ）
今春的两种感想	（ 260 ）
偶感	（ 265 ）
说“面子”	（ 268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273 ）
杂文选编（五）	（ 277 ）
历史评说	（ 279 ）
我之节烈观	（ 284 ）
随感录三十五	（ 297 ）
灯下漫笔	（ 300 ）
十四年的“读经”	（ 309 ）
谈皇帝	（ 315 ）
老调子已经唱完	（ 318 ）
流氓的变迁	（ 326 ）
现代史	（ 330 ）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 333 ）

杂文选编 (六)	(343)
社会批评	(345)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350)
春末闲谈	(354)
忽然想到	(360)
无花的蔷薇之二	(365)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369)
反漫谈	(374)
习惯与改革	(378)
“友邦惊诧”论	(381)
电的利弊	(385)
文章与题目	(388)
上海所感	(392)
拿来主义	(397)
论毛笔之类	(401)
杂文选编 (七)	(405)
文艺透视	(407)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413)
《阿 Q 正传》的成因	(416)
革命时代的文学	(425)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33)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451)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454)
文艺的大众化	(462)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465)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472)

小品文的危机	(478)
论“旧形式的采用”	(483)
漫谈“漫画”	(488)
什么是“讽刺”?	(491)

鲁迅的杂文

在人类文化长河中，鲁迅的杂文无疑已经成为无可比拟的独特存在了。单是那些杂文集子的取名，就独特出罕见的意趣——“坟”的埋葬、眷恋、纪念；“热风”的与冷社会的对抗；“南腔北调”的不入流不入调的独异之声；“且介亭”的半租界式的被分割的愤慨；“三闲”与“二心”，“准风月谈”与“伪自由书”的配对；“而已”、“三闲”的引别个的嘲讽为自个命名的自信与洒脱……自然，永具魅力的还是一本本集子中一篇篇散珠碎玉般的文字。

作为读者，或长或幼，或从文或从理，或埋头研究或一时消遣，或读一本两本或读一篇半篇，或初读再读或三读四读，总会被流荡在字里行间的或泼辣犀利，或沉郁委婉，或冷峭峻拔，或诙谐幽默的气度风格所深深感染，感染得人们或拍案叫绝，或闭目沉思，或会心一笑，或喟然长叹。以阅读的经验而论，也许只有读鲁迅的杂文，才能充分体会什么叫“过把瘾”的阅读，才能充分享受到阅读的兴味与情思，审美的顿悟与快慰。

鲁迅的小说写得好，我们可以怪他为什么不多写几部；鲁迅的散文写得好，我们也可以怪他为什么不多写几本；鲁迅的诗写得好，我们还可以怪他为什么不多写几首；鲁迅的文学史论写得好，我们仍可以怪他为什么不出完整的文学史；鲁迅的杂文写得好，我们却不可以怪他为什么不多写几本了。

1925年最后一个寒冷的深夜，鲁迅坐在北京他的“绿林书屋”的东壁下写道：“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

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华盖集·题记》）10个月后，在厦门的海边，听着风涛声写下的是：“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华盖集续编·小引》）又是一个寒冷的深夜，在上海的寓所里，在生命历程中最后一个岁末与岁初之交，鲁迅对自己的杂文创作做了认真的自我总结：“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这种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明示着随时间的推移，鲁迅越来越把创作的重点放在杂文一边，明示着鲁迅自己确实是偏重偏爱于杂文创作的。

在写小说（包括长篇小说），写散文，写杂文，治文学史之间，鲁迅完全有充分自主的选择时机，而且，他的创作与研究的实践已经证明，不管选择哪一个领域作为重点，他都会出类拔萃，业绩惊人。他最终主动而清醒地选择了杂文。比较起来，这一选择是最为艰难的。至少须跨越两个方面的障碍。

一是来自文学本体方面的偏见。鲁迅的小说散文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散文中的独创与开创的意义，已成史实，赞成者推崇，反对者也承认的。而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一开始就伴随着卑视、嘲讽与攻击。对此，鲁迅是明明白白感觉到了的：“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有些人干脆把写杂感判定为鲁迅的“死症”，（《三闲集·序言》）而认为杂文不是创作，则更是当时文化界一种普遍的心理趋向。好心的人则劝鲁迅不要写这样的文字。鲁迅的态度很明确：“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官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他乐意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杂文的创作中，“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自觉“未

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华盖集·题记》）他不欣赏或简直鄙视那些仰视着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宁愿低下头来看看暗中，坚持写它几句。（见《准风月谈·后记》）对于已经以文学为职业的人来说，对于已经大有名气的作家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决非轻松之举。撇开鲁迅执着的文学的社会意义不说，单从文学本体的发展来看，不只是从新文学对于旧文学的革命意义上说，更是从新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的意义上说，创造一种新的文体所遭到的鄙视、诘难、忠告是难免的，但是，创造这种于社会于人生更有益处的文体是必要的，必须的。新文体创造者坚持者应当有“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的决然态度。也就是说，做出这样的选择自有不为外因所动的认定的理由。仅从文体发展的历史考察，鲁迅选择与追求的结果，是成就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杂文家。

二是来自权势者的压制，打击。以《准风月谈》为例：“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准风月谈·后记》六十四篇文章竟用了十八个笔名，被删动十五处之多。且不说作者下笔时就得抽去几根“骨头”，接着是编辑抽，总编辑抽，检查官抽。作者编者的抽是迫于权势，检查官则是权势的代表。鲁迅说他的《且介亭杂文》就是在明诛暗杀，在“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且介亭杂文·序言》）这种权力压制，有时到了接连不能发表的地步。鲁迅在1935年2月7日致曹靖华信中就说过：“但短评，恐怕不见得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可以想见，鲁迅在如此境遇下反倒越写越多，需要多大的抗争的勇气，抗击的精神与斗争的艺术！

正是在冲破两面夹击的进程中，蕴含着鲁迅杂文文体选择的全部意义与杂文创作的全部价值。

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所说的“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大概可以概括他杂文创作的内容、态度、方法。在这些方面，可以引证的鲁迅的文字不少，归结起来，在内容上，我们看见的是强烈的现实性，与社会与人生的密切的直接的关系，是“论时事”，“砭锢弊”；是“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憚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是这样说的，他的杂文也是这样写的。他的宽厚、博大、热烈的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爱，使他始终关注的是中国的人生和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中国现实社会，尤其关心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最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在他看来，只有他所理解的和创作的那样的杂文，才能最充分最有效地实现对现实的干预，才能最充分地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

鲁迅也曾把自己的杂文统称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他在进行社会、文明批评时，所讨论所批评的是他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具体的中国的社会、历史、人生之事，但绝不是就事论事。人是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人，也是世界的人；社会是现实的社会，是历史的社会，也是世界的社会。鲁迅本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的了解就是深细的，当他广泛汲取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文化成果之后，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社会、人生，就看得更为透彻了。对中国封建制度、封建思想道德、封建文化及其对中国现实的影响，很少有人能达到他那样的透彻认识的程度。鲁迅是以宏大的人类文化的眼光，是以博大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以现代的意识，是在中国社会与世界社会、中国人与世界别国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比照中，大声地激烈地发表着自己的关于中国社会、历史、人生、文明的洞烛幽微的振聋发聩的批评意见的。

这就决定了鲁迅执着于现实又否定现实的基本思想特点。并且，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满现实而否定现实，而是建立在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哲学层面上，建立在一切都是中间物的哲学层面上的不安于现状，不满于现状，进而揭露现状，改变现状。所以，我们从鲁迅那里听到的是一位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一位以批判现实、改造社会、改造人、“立人”为己任的，以思想文化革命为特色的伟大的革命的思想家的声音。

在态度上，即与内容一致的对现实的态度，或者说贯穿在鲁迅杂文中的基本精神，是鲁迅所说的“不留面子”，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是“偏不遵命，偏不磕头”，“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是“释愤抒情”的“悲喜时节的歌哭”，（《华盖集续编·小引》）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太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的那种“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华盖集·题记》）是对有害的事物的猛烈的攻击，“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鲁迅为了大爱而大憎。抗争专制独裁，抨击兽行兽道，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鄙视委琐人格，憎恶丑恶行径。明知恶势力之大，一己力量之小，明知奋力斗争未必能收到成效也坚韧不拔。鲁迅是耸立于风沙扑面虎狼成群时代的独立支撑的大树。鲁迅不是从自我出发，但必须通过个体价值的实现才能真正达到目的，在那样的时代，先觉者先驱者争取和坚持独立、自由、尊严是进行斗争的必要前提。鲁迅杂文中的决然态度正是他本人追求和具有的独立不依的人格精神意志力量的体现，是他看重的“师心遣论、使气命诗”的魏晋风骨的体现，是他反抗绝望的斗争精神的体现。这一切，是构成鲁迅杂文的独特的文体精神的最核心最动人最具感

召力的地方，也是最优秀的文学所不可或缺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特征。

正是这样的文体精神，才产生了“论时事”“砭锢弊”的巨大冲击力。这样的文体精神与“常取类型”的方法，与“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准风月谈·后记》）的方法融合，便成为“纵意而谈”，“师心使气”的“意”、“心”、“气”与“象”的融合，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与抽象的、概括的、普遍的统一。读鲁迅的杂文，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的，是含有特殊意义，具有特别认识价值的，能给我们以启发，以联想，以思索的“象”，如老调子、软刀子、敲门砖、鬼打墙、染缸、帮闲、看客、西崽、二丑、跳蚤、苍蝇、蚊子、带头羊、革命小贩、奴隶总管，等等。在具体的物象，人象，心象，显象，隐象等形成的意象的感动之下，我们获得的是深切体认关于社会人生人类精神现象的理性升华。

鲁迅杂文的现实性，针对性，鲁迅杂文的文体精神，鲁迅杂文的具象艺术与抽象艺术的统一，决定了他的杂文——

第一，与人生与社会的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大凡人生人际，个体群体，世情世相，古今中外，皆有涉及。论人论事，剖析国民性，批评社会时事，评说历史演变，分析文化艺术，大则关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社会改革，小则只在一己一念一事之间见精神。由于这种普遍的联系，日常生活中，生命历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从鲁迅的杂文中得到启示，而且，随着生命活动生存经验的日渐丰富，不同时期的阅读会得到不同的体会与收获，常读而常新，常新而常读，从而使阅读鲁迅杂文的活动始终都保持与人生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阅读的新鲜感受。

第二，极易沟通和实现这种普遍的联系。

这是由鲁迅杂文极强的可读性，极大的感染力决定的。丰富

深刻的思想，甚至深奥的人生哲理，不是以一般的理论叙述的方式表达出来，避免了纯理论的枯燥、平板、坚硬而引起的与一般读者的隔膜。鲁迅之“理”生发于社会人生的具体存在现象，再通过具象表达出来，这一“具象”便成为鲁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因此，鲁迅之“理”往往不是理论之“理”，而是文学之“理”。实现理论逻辑关系的中介和载体是文学的形象与文学的语言。在首先吸引人，让人兴奋的具体、生动和有趣的基础上，由于理性思考的内在凝聚，便融进了深刻、丰富和含蓄。而“具象”与“抽象”的相互生发，又产生模糊性、多义性、发散性，富有弹性与张力，可感，可启，可思，你思引我思。这是鲁迅杂文创造出来的独有的表达思维过程，表达思想成果的方式。其特殊的价值在于鲁迅所创造的是一种新颖的叙述理论的方式，传达理论的方式，是一种完全靠文体自身来吸引读者参与，与作者一起从“具象”活动中寻求“抽象”结论的饶有趣味的阅读方式，接受方式。这就是把鲁迅杂文称之为诗与论的结合，称之为诗化哲学的原因吧。无论如何，读鲁迅的杂文，我们常生疑问的是，与我们进行心灵的充满激情的对话的这位可亲可敬令人折服的先生，究竟是一位文学家呢？还是一位思想家？抑或是一位哲学家呢？

第三，与人生与社会的普遍联系的久远的历史价值。

鲁迅是执着于现实的。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又是未来的起点。现实是历史与未来的交点与焦点。渊博的历史知识无疑使鲁迅观察认识现实人生的眼光更为深邃，而“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杂文的对植根于中国历史的中国现实，中国文明的批评，从“具象”中抽象出来的“抽象”批评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自然与未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鲁迅曾希望他的“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热风·题记》）但是，现实是不断否定不断革新的过程。人类的发展从根本